

人間 失語

有些事，
就算過去，
也會化作夢魘，
於黑夜中死灰復燃。

陳品碩、吳耘晴、高凡馥 / 著

序

人在夜深人靜的時候，總會忍不住胡思亂想，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」，當負面情緒多時，一些埋葬在內心深處的記憶，是失去，是虛偽，是變質，就會化做夢魘再次復甦，於黑夜中再次造訪，提醒你哪怕刻意遺忘，他也從未離去。都說「人生如戲，戲如人生」，有些情節在他人眼裡，或許只是一個悲傷的故事，但在某些人心中，卻是永遠的痛。釋懷兩個字，說起來簡單，但真要做到卻是如此的困難。希望這三篇故事，能幫助有相似經歷的讀者，走出內心的傷痛。

目錄

第一章	06
第二章	14
第三章	18

白色聖誕節與鮮紅的夢

—陳品碩

一個過著庸庸碌碌人生、每天於書海中徜徉的老書蟲，名為中二的病從未好過，因中二而幻想，因幻想而創作。筆齡八年，期間斷斷續續的寫著，在有天能出版的夢想之路上蹣跚前行，著有：輪迴劫、網遊之君臨天下、緋色幻夢、天道有情等。

「吶，翔太，對你來說，聖誕節，是什麼顏色的呢？」

「呦！赤羽，難得看到篠原沒和你在一起！」

「哪有你說的那麼誇張啦！」

「我先回去啦，再見！」

「嗯，再見。」

放學時間，當學生幾乎都走光了，還有一名少年靠在校門外的圍牆上，低頭滑手機。

「喂！翔太！」只見一張熟悉的臉龐貼在離他不到十公分的地方。

「哇！璃奈，妳幹嘛啊？」

「你還敢說！我叫你好幾次了你都不理我！你看什麼看得那麼入迷？」

眼前這名有著一頭烏黑長髮，雙手插腰，臉頰微鼓瞪著翔太的少女不是別人，正是翔太的青梅竹馬，同時也是他的女友，篠原璃奈。

兩人從小就認識了，也因為家就在附近的緣故，從小學到國中都同校，也同班了好幾次，之後也一起考進了羽森高中。去年學園祭的後夜祭上，翔太在全校的面前和璃奈告白了，璃奈過了許久才反應過來，撲進翔太懷裡，聲淚俱下地說：「你知道我等你這句話等多久了嗎？翔太！」

「妳事情處理完了？我們回去吧！」翔太試圖轉移話題道。但和翔太從小一起長大的璃奈哪會不知道他在想什麼，一眼便看穿他的心思。

「別想轉移話題！難道是H的東西？」

「我要跟阿姨告狀！翔太不要我了，喜歡上來路不明的女人了！」璃奈用手摀住眼睛，假哭著。

「我的大小姐啊，別鬧了，我們快趕不上車了，妳想看給妳看就是了！」

見璃奈低頭熟練的把手機解鎖，翔太露出狡詐的神情。下一秒，璃奈猛地抬起頭，面色通紅，羞怒道：「你……你剛才就是看著這張照片發

呆？」

璃奈所說的照片，是翔太花費極大代價，從死黨那要來的，他對璃奈告白那一瞬間。

這次換翔太飆演技了：「嗚，老天爺啊！我對我最可愛的女友一心一意，可她居然懷疑我，我不活啦！」璃奈瞪大雙眼看著翔太，愣是沒說出一句完整的話。翔太趁機揉了揉璃奈那烏黑的秀髮，笑著說：「好啦，不玩了！我們快走吧！」說完拉起那雙柔若無骨的小手就往車站走去。

璃奈一邊整理被弄亂的頭髮，一邊咕噥說：「為什麼你會這麼熟練啊！這麼事你對其他女生做過幾次？」

翔太將頭湊到璃奈耳邊：「沒辦法，從小做習慣了，誰叫某人這麼愛撒嬌！」

「你……」璃奈羞紅了臉，頭低得不能再低。陽光照在紅潤的雙頰上，本就出色的容顏，現在更是美豔不可方物，翔太忍不住在上頭親了一口。

「笨、笨蛋！幹嘛偷親我啊！」

「誰讓我的女友這麼可愛！妳也可以親回來呀～」

「才不要！便宜你這色鬼！」

時間就在兩人打打鬧鬧中悄然流逝。

兩人最終還是及時趕到車站，因為兩人離校的時間比較晚了，但又還沒到上班族下班的時間，本

該人擠人的車廂顯得有些空曠，兩人上車後找了個空位坐下。兩人在車上也沒說話，靜靜地相互依靠著，夕陽的餘輝映照在兩人身上，顯得十分溫馨。

出了車站後，兩人徒步往家的方向走去。

「誒，翔太，你明天有事嗎？」

「我想想，應該就早上要陪我媽出門而已，怎麼了？」

「你忘了嗎？明天是聖誕夜，我們去約會吧！」

「欸？是明天嗎？妳這麼一說我才發現！但我應該只能晚上了。」

「沒關係，那我們明天晚上六點在車站的大時鐘下碰面！」

「好啊！」

看著璃奈期待的樣子，翔太不自覺地露出微笑。

「姐姐，翔太哥，你們回來啦！」一個長相和璃奈有八成像的少女跑到他們面前，正是比璃奈小一歲的妹妹鈴奈。

璃奈道：「鈴奈！妳要出門啊？」

鈴奈道：「對啊，你們怎麼這麼晚才回來，難道去約會了？」

翔太苦笑說：「可以的話我也想，可惜是妳姐姐被老師留下來！」

「不要說得像我幹了什麼壞事，我是幫忙在老

師！」璃奈不滿地戳了戳翔太。

鈴奈嘟著小嘴說：「我知道你們很恩愛，但可以別在我這單身狗面前放閃嗎？」

「哈哈，我錯了，惹鈴奈小公主生氣了。」翔太伸手摸了摸鈴奈的頭。

鈴奈嘀咕道：「真是的，每次都這樣……別玩太晚喔！」

「知道啦～」

看著兩人離去的背影，鈴奈神色有些複雜，過了一會，才往相反的方向走去。

「啊！下雪了！」璃奈興奮地看著天空。

翔太笑說：「聽說接下來幾天都會下雪呦！」

「看來今年會是白色聖誕節呢！吶，翔太，對你來說，聖誕節，是什麼顏色的呢？」

翔太開玩笑地說道：「應該是粉紅色吧，畢竟街上一堆情侶散發粉紅色氣息！」

「是嗎？對我來說，是白色的哦！白色聖誕多浪漫啊！到家了，我先進去嘍，明天見！」

「嗯，明天見！」

隔天下午五點五十分，特別打扮一番的翔太早已在約定的地方等候。這一天，天空依舊飄著雪，不但不影響人們過聖誕節，反倒增添不少情調。儘管兩人已經交往一年多，每次約會翔太還是會在約定時間的前半小時到，璃奈為此沒少唸翔太，但翔太依然故我，久而久之璃奈也懶得繼續

浪費口舌，就任由他去了。

五點五十五分，翔太收起手機往路口一看，果不其然，璃奈正在那兒等紅燈。璃奈今天的打扮一如往常的時尚，烏黑的秀髮高高地紮成丸子頭，臉上略施粉黛，耳上戴的是她生日時翔太送她的紅寶石耳環，純白的毛衣配上黑色短裙，外頭再罩上一件淺灰的大衣，筆直的大腿也被黑色的絲襪所包覆，手中提著皮革小包，渾身散發著與平時不同的成熟魅力。璃奈也注意到了翔太，興奮地朝他揮手。

時間瞬轉即逝，綠燈很快就識相的亮起，不再阻隔情人碰面。正當璃奈要過馬路時，翔太突然瞳孔急速收縮，對璃奈大喊：「璃奈！快跑！」璃奈停下了腳步，還沒反應過來，又被人群往前推。

下一秒，一台搶快闖黃燈卻打滑的轎車就這樣撞入人群，位於前列的璃奈首當其衝，被撞飛出去，紮起的頭髮在空中飛散開來，提著的包包也不知飛到了何處，人就重重的摔在地面上。現場尖叫與哀嚎聲此起彼落，四處都有人在叫救護車，目睹這一刻的翔太失了魂般搖搖晃晃地朝璃奈走去，映入翔太眼簾的是昏迷的璃奈和她身下的紅雪。這場面多像當年他們演的白雪公主啊！路燈如聚光燈照在沉睡的公主身上，地面上被染

紅的積雪在燈光更顯刺眼。

明明四周十分吵雜，卻無法化做言語傳入翔太耳中。明明知道發生什麼事，身心卻拒絕承認。翔太下意識動了動嘴巴，卻發不出任何聲音。他緩緩伸出顫抖的手，卻抓了個空，眼前一片漆黑。妳問我聖誕節是什麼顏色，現在我有不同答案



了：不論曾經是什麼顏色，如今都被血紅所覆蓋。

「啊——！」翔太猛然坐起，大口喘氣。

「翔太，起床嘍……你今天怎麼起得那麼早？」翔太看見站在房門的身影，蹣跚地上前將其緊緊抱住。

「璃奈……」

「怎麼了？」璃奈發現翔太的情緒不太對勁，拍了拍他的背，柔聲道。

「一下就好，讓我抱一下。」

兩人就這樣靜靜地抱著，幾分鐘後，璃奈道：「好啦，再抱下去你上班就要遲到了，所以到底發生什麼事了？」

「……我夢到當年的事了。」

「好啦，都過幾年了，都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爸了，還那麼愛撒嬌！」璃奈嘆嗤一笑。

「有什麼好笑的！」翔太惱羞道。

「好，好，不笑你了，今天聖誕節，難得孩子們都去爸媽那了，晚上要去哪嗎？」

「我訂好餐廳了，我今天會早點回來，我出門嘍。」

「好，路上小心！」

把它變成野獸的是時間還是現實

—吳耘晴

時常穿梭於現實與幻想之間，總是帶著一顆愛做夢的心生活，夜即夢，日亦夢，清醒時會在現實裡夾縫生存。平日喜歡悠游在電影與文學之間，可以一整天盯著屏幕不為所動，偶爾興致來，會寫寫詩詞和畫個插畫，表達自身的感慨。

下課鐘響起，所有人像脫韁之馬似的飛快離開教室，我這才慢慢整理起自己的書包，走出教室。時間已經來到傍晚，陰霾的天氣遮掩住夕陽的色彩，但路邊的攤販絲毫未受到影響，依然熱情高聲著販賣自己的商品，而我行走的步伐越來越慢，或許是想將市場熱鬧的聲音充斥著我的腦海，也或許是不想回到大家稱之為家的地方。

回到家後，空無一人的屋子在沒有燈光的照亮下，顯得更加陰暗，即使打開了燈，也無法驅逐內心的恐懼，每當夜色暗一分，恐懼便會跟著加深一些。有時候覺得時間過得很快，明明才剛天

亮，怎麼馬上就天黑了，有時候又覺時間過得很慢，為什麼夜晚總是這麼難熬，但想來想去，時間從來不會偏袒誰，它是最公平的執法者，它走的每一步，永遠都是這麼坦然。我躲進自己的被窩裡數著每一秒，希望自己數著的是進入夢鄉的倒數，但事實上數著的卻是自己清醒的時間，等到了很久之後，我才終於踏入夢裡，夢都還沒開始，門外的野獸早已蓄勢待發，他嘶吼著，將我從夢裡擊落至現實，接著大肆的製造聲響，他翻箱倒櫃，卻不為了找著什麼東西，只為了把所有人吵醒，我摀住耳朵，以為這樣便能讓恐懼少一分，但卻怎麼樣都無法逃離，只能任憑自己被黑暗吞噬。



從什麼時候開始的，其實我也不知道，野獸突然的上門，每晚的拜訪，一切變得平常，但我每天都在祈禱他的不出現。是現實的壓力使他無法喘息，還是在家庭裡得不到他所渴望的溫暖，所以他逐漸失去理智，任由酒精麻痺自己的知覺，好像這樣自己便能脫離人間煉獄，毫無節制的釋放情緒。他曾經也有過理想，娶了他愛的女人，生下了他們的小公主和小王子，也買了自己的房子，他想當個好丈夫，每天與妻子一起洗衣做飯，也想當個好父親，親自教導與陪伴孩子成長，但現實的壓力使他只能在外忙碌，他被迫疏遠家庭，慢慢的，一切變成了例行公事，他漸漸對他的家庭感到陌生，也對工作產生疲憊，每天支撐著他的只剩下責任，所以他好累好累，只能藉由酒精來麻痺自己。

野獸嘶吼著，每當他安靜下來，都是為了使下次嘶吼的聲音更有張力，我反覆閉上眼睛，希望一切只是一場夢，卻怎麼樣都無法改變現況，唯一能等待的是野獸精疲力盡。在我的印象裡，他是個好父親，他會在我被病毒騷擾時，緊張的帶我去找醫生，他會在我洗完澡後，細心的幫我吹乾每一絲髮絲，他會空出每個假日，帶著全家一起出門，他會在我說一句想他時，半夜開車從台北到宜蘭，儘管白天工作使他疲憊。從幾何時，記憶中的父親已不復存在，每個月能見到的次數一隻手便能數得清楚，是時間使他變成另外一個

人，還是現實？

終於，我拾起散落一地的勇氣，將眼淚從臉上拭去，他是野獸，也是我的父親，我打開自己的房門，不願在讓他一人咆哮，仔細聆聽，他的聲音中帶有脆弱、傷心、疲憊、痛苦，這始終無法讓他完整發洩，他承受的太多了。「爸。」我輕聲呼喊著，他瞬間冷靜了下來，原來父親想要尋找的，是家人嗎？父親站在客廳中間，原本空曠而陰暗的客廳，在父親的出現後，竟然有些溫暖，我仔細的觀察著父親，這才發現父親早已被歲月消磨了臉龐，他不再對自己的衣著有要求，因為他一起床便要到工地工作，頭髮也被時間染白了幾根，我突然又想哭了，「睡覺吧，你明天還要上課，我累了。」父親強撐起的笑容使我再也忍不住淚水，我只能哭的像小孩一樣不能自拔，父親似乎瞭解了什麼，只是拍拍我的背，說著沒事，就這樣一直到我冷靜下來。「晚安，爸爸，早點休息。」父親向我點點頭，示意我快點回房間睡覺，而我進到房間後，便將耳朵貼在門邊，等聽到父親回房的聲音後，才上床睡覺。

天亮了，陽光敲著窗戶叫醒了我，我不再心懷恐懼，我知道，野獸找到他想要的東西了，而我，也將不再害怕他。走在上學的路途上，路邊的攤販正準備著營業，每個人都在為了自己的人生負責，而我能做的，是給予溫暖，溫暖父親心中的寒意。



最後我戴上虛假的面具

—高凡馥

常態性混吃等死，間歇性躊躇滿志。生活在爛泥中，尋求一線生機的厭世人類，常常對生活抱有不滿，但又時常妥協，喜歡漫畫圖文，也嗑短篇散文，追八卦政治時萬字文都能下嚥，平時喜歡畫些插畫和寫寫詩，偶爾來篇短文抒發生活的不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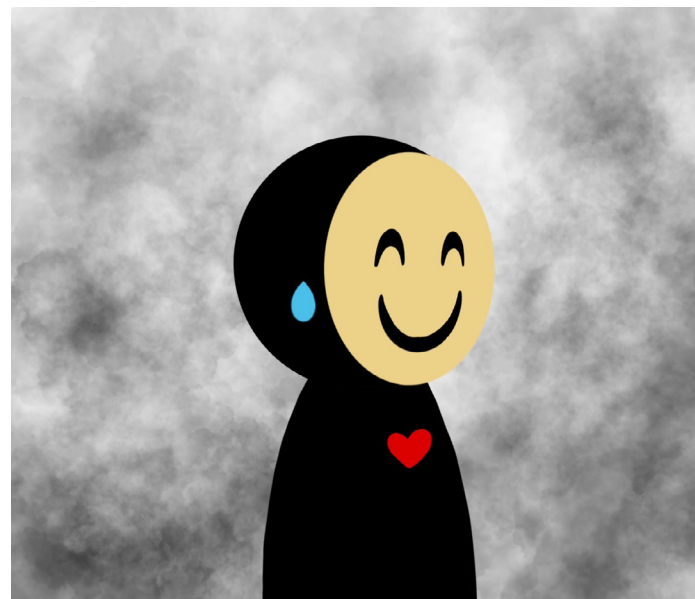
他們都說我變了。我知道我仍是一如既往，只是…有點病了。

五月時突然爆發了疫情，全國上下都人心惶惶，所有餐廳的生意自然也一落千丈，這時工讀生的排班肯定是先被縮減的，但幸好在爆發前我已經找到超商的工作了，不必煩惱我的收入。超商店長是一名年約50的中年人，說話十分親切，他說為了讓我先熟悉工作，先到生意比較好的店上班。

踏進店裡，冷空氣攀爬上我的皮膚，而我熱情的

和新同事姊姊打了聲招呼，渾身幹勁準備學習，但迎接我的是比空調更冷的視線，還有不悅的轉身。

「欸！我不要帶新人啦！我這麼忙要怎麼教她？」同事姊姊和另外兩個同事嬌嗔的抱怨著。在我的面前。現在店裡只有兩個客人。我只能楞楞的站在那邊，什麼話都說不上來，那是排斥嗎？我什麼都還沒做就被討厭了嗎？怎麼會有人直接在人家面前直接說出這種話？我的心狠狠的



被搥了一巴掌。但為了我的薪水著想、我還是乖乖的上班，掛上我的招牌笑容，虛假的招牌笑容。

晚班只有我和那個姊姊，可能太無聊了、她開始和我聊天，問了我的煩惱，問了我的生活，並給我一些想法，她說她那天比較煩躁點，希望我別介意。我心想：「太好了、原來姊姊只是比較心直口快了點，她人其實很好嘛！」。

六月初再次爆發了疫情。店長問我能不能調到別間店，一間有點遠的店。為了生活，我就先答應了，姊姊知道後非常生氣，她覺得如果是她就回老家不幹了，店長太隨便了。於是隔天我就被辭退了，這一切發生的太突然，店長說是領班說的，而我知道是姊姊跟領班說的，因為「考慮回老家」這句話是我跟姊姊說的。掛掉電話，一股寒意由背脊而上，那些噓寒問暖都是假象，都是虛偽的友善，憤怒的情緒讓我喘不過氣，眼淚掉了下來。「我到底做錯了什麼？」

回到老家，我荒廢了一個月，開學前，餐廳的副店長問我上班的意願，我心想：「太好了，果然還是在餐廳上班的日子最快樂了！」而這次回去，我跟所有同事又變得更要好了，原本只有上班聊聊天，現在下班也會問我要不要喝一杯。但正是因為跟「所有」同事要好，我聽到了一句

話有很多版本。她說：「妳知道誰誰誰很糟糕嗎？」，他說：「她昨天晚上跟我聊天欸！」，他們說：「她喜歡有女朋友的某某哦！」然後又有人說他其實有女朋友了。錯綜複雜的關係，表裡不一的言行，這一切讓單純活了20年的我也開始迷茫，是不是所有人都在互相欺騙，是不是所有的好意都是為了謀劃什麼，所有的笑容、詞句都經過計算？我已經開始分不清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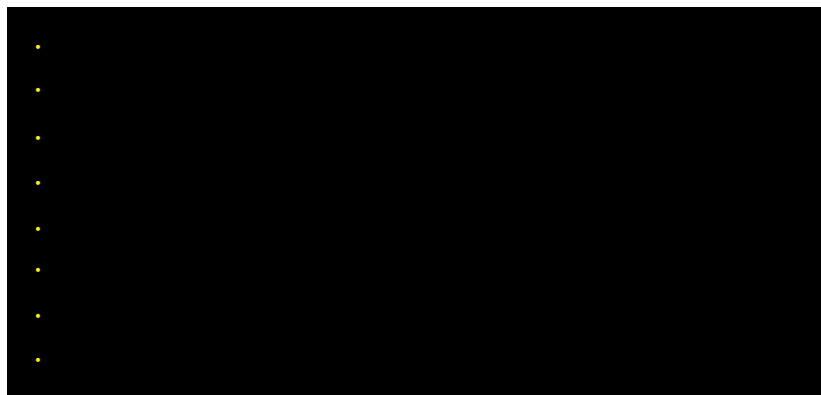
十月中疫情緩和了不少。學校決定開始實體上課，校門口擠滿了要進入的學生，人潮比跨年活動還誇張，看著人群，我竟產生顫抖，似是腳上綁了鉛塊寸步難行，或許是隔離太久，沒有見到這麼多人，讓我生疏了吧，去學校，見到朋友們，一切都會好起來的。我是這麼相信的。和時隔半年才見到的朋友們卻沒有半點距離感，儘管我們放假都沒有聯絡，但感情一樣深厚，笑著笑著後，我卻沒有半分快樂。我笑得很大聲，我說了許多話，我們看起來和以往都沒兩樣，好棒，這才是我的日常，這才是我應該要有的樣子。

深夜我仍然睡不著覺，我在回想今日的每一句話是否真實，我的每一個反應是否符合期待，朋友們的笑容有無絲毫勉強，啊！其實我的人生大概也是我自己寫出的腳本。或許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算計好的，又或許我們並沒有活著，而是所有人都活在地獄中吧。



推薦書籍，外部連結

獻給失眠的你



人間失語

發行單位	沒有月夜的採訪夜晚
編輯人員	吳耘晴、高凡馥、陳品碩
出版單位	沒有月夜的採訪夜晚
地址	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路 1 2 9 號
校對	高凡馥
美術編輯	吳耘晴
出版年月	2022 年 1 月
定價	1 0 0 元

版權所有，盜版必究

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場噩夢。
是親情，是友情，是愛情，
亦是自己跨不過去的那道坎…

這本書中的三篇故事，藉由文字和圖畫的呼應，帶領讀者進入作者創造的世界。